味蕾的記憶與眷戀

徐海娜

飲食男女

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似乎世界各地的食材都能在香港找到。就連大西北的新鮮百合，也眞空包裝運來香港。有一天，我去菜市場，看到了蒜薹，就是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裏面寫的那種滯銷的蒜薹。蒜薹在北方是一種很受百姓歡迎的、非常常見的蔬菜，在香港卻不多見。於是我立即買來，同東北黑木耳和切得薄如紙的肉片同炒，撒上自家水發的小蒜苗，出鍋，頓時一屋鮮香。這道蒜薹炒肉是一道地道的家鄉菜，一時令我思緒萬千。

我的家鄉是一座北方小城，那裏的大街小巷充滿了本地美食。小時候，城市裏還沒有什麼高樓大廈，城市的面貌簡樸而親切。柏油路兩邊一早一晚都有小食攤販開張。早上最吸引人的是「豆腐腦」，其實就是香港說的「豆花」，不同的是，並不在豆花裏放紅糖、澆薑汁。而是澆上調過味的清湯或者滷汁，再加上晶瑩剔透的榨菜絲、翠綠鮮美的芫荽，淋上幾滴芝麻香油，鹹香滿溢，配上油條就是早餐最美味的搭配。

傍晚時分，最令人感念的是丸子湯。北方的丸子是用肉末混合澱粉和薑末油炸出來的，有一種特有的嚼頭，十分經煮。丸子湯通常是用各種草本香料熬出來的，然後放入丸子滾幾滾。吃時，撒一把芫荽，滴幾滴陳醋，連湯帶丸子，一起下肚。那時候，太陽不落山，是見不到街邊的丸子湯的。我關於丸子湯的最早記憶就是馬路邊架起的大鍋，鮮香溢滿整條大街，大家或站着或蹲着享受那一碗熱湯，是嚴寒的北國冬天裏最溫暖的記憶。初中時候，學校門口低矮的小屋裏也供應丸子湯。寒冬的課間，最多人去光顧，有時水都未及煮開，學生們已經迫不及待。丸子熱水裏一滾，偏有一種特別的韌性。這是記憶裏的美好瞬間，也是緊張的學習生活和寒冷的冬季的溫暖安慰。

晉代張翰有一首《思吳江歌》，以寫思念故鄉美食而出名，因爲「吳江水兮鱸魚肥」，竟然「恨難得兮仰天悲」。如今，因爲時代發展了，全球化的影響讓我們可以依循味蕾的記憶，隨時隨地複製家鄉美食，也很少有人再用「蓴羹鱸膾」這個成語來借美食抒寫思鄉情。但是，當我品嘗着那道蒜薹炒肉的時候，怎麼還是感覺和在家鄉不同？大概思鄉是一種無治之疾吧！食物只是一種寄託，所以梁實秋當年才在台灣出版《雅舍談吃》，大寫北京美食。

現在的家鄉小城幾乎面目全非，甚至市中心還開始堵車，每次回去，那些街景陌生得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外鄉人。現在即使回到家鄉，也並沒有什麼大快朵頤的願望，才發現那些瞬間之所以在記憶裏成爲永恆，全都是因時光的雕刻！也許如詩人卞之琳所說，那些「該就是故園的夢境，遠隔了分外相近？舊時親切的風物，距離加深了眷顧。」可是現在的時間和空間，常常堅硬得無法穿插下人的眷戀。

首爾多遠

延 靜

外交圈

兩地之間的距離，有時不能僅用地理里程來衡量，還涉及其外的一些因素，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就是北京和首爾了。

現在，北京和首爾之間，每天有多次民航班機往來，兩個城市間一千一百公里的距離，只要一個半小時就可到達，十分便利。但在一九九二年中韓建交之前，從北京去首爾，誰也不會想到，要走一整天時間。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韓建交談判開始。按國際慣例，談判輪流在北京和首爾舉行，中國代表團去首爾，因爲兩國沒有外交關係，北京和首爾之間沒有班機，他們不得不繞道日本，在東京轉機前往，結果整整走了一天。

當年八月，中韓建交，我於九月奉命去韓國履新，也遇到路線問題。吸取談判代表團的經驗，我選擇了繞道香港轉機的路線，心想也可能快一些到達。那天一早我就趕往機場，乘國航班機前往香港，飛了三個小時中午才到達，要等兩個多小時才能轉機去首爾。香港機場對大使給予部長級待遇，我走貴賓通道出了機場，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與周南社長共進了午餐，早在一九七三年我出差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時曾與周南有過幾面之緣。午餐後又趕往機場，乘國泰班機趕往首爾。

折騰了整整一天，到達首爾時，已經傍晚時分，燈火輝煌。那天不巧，又趕上韓國人過中秋節，車輛擁堵十分厲害，我到達臨時官邸時，已是晚上九點。當時中國駐韓國大使館開館只有十幾天，還沒有正式的館舍，臨時官邸是在離梨泰院不遠的一條胡同裏，與鬧市區還有一段距離，我在安靜的環境中度過了解除一天勞頓的第一個夜晚。

這次首爾之行，從大方面看，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結果，徹底打破了中韓之間因有一段不愉快的過去而互不承認、互不來往、相互隔絕四十多年的歷史。我在首爾等了三天，就向盧泰愚總統遞交了國書，而和我同一天遞交國書的印度、日本大使，他們先於我到達首爾，等了一個多月。韓國外交部官員說，我遞交國書之快，在韓國外交史上開創了一個先例。

現在，中國和韓國之間來往十分方便，不僅北京和首爾之間每天有多個航班，而且中國十幾個城市和韓國十幾個城市之間也建立了班機航線，每周班機幾百架。中國人到首爾辦事，上午出發，中午到達，下午辦事，傍晚乘飛機返回中國。二十多年前繞道香港或日本轉機去韓國的事情再也不會有了。

愛人的眼睛

農 農

藝苑草

意大利畫家——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被譽爲是堪比梵高的悲劇性天才。他畫過很多女子，而畫面上的她們絕大多數沒有眼珠。這些畫無一例外地傳達了孤獨情緒，如泣如訴。

莫迪里亞尼的畫令我非常震動，他畫裏女子的有眼無珠更是耐人尋味。是他受到女性的傷害，憤而感慨女人都是有眼無珠的？不是。前人評論莫迪里亞尼時也說過，他睜開一隻眼看世界，另一隻眼看自己的內心。他對這個世界漠視，因漠視而孤獨，因孤獨而更漠視。畫中的女子，都是畫家自己的「自畫像」而已，那些神態都帶着畫家自己的印跡，可以與他的照片對比來看。

爲什麼莫迪里亞尼畫的女性「有眼無珠」？是他受到女性的傷害，一切就能解釋了。——這是莫迪里亞尼愛情中的一種姿態。在愛情的兩人關係裏，選擇了對方的眼睛做自己的視線。他畫出的女子是他自己，同時也是他心目中的女子。雖然不畫眼睛，但恰恰體現了他的獨特洞見。

莫迪里亞尼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天才總是命運坎坷，三十六歲的他貧病而逝。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天，模特兒女伴珍妮·赫布特尼跳樓自殺，當時還懷着身孕。珍妮十九歲認識莫迪里亞尼，兩人很快相愛。她成爲莫迪里亞尼筆下沒有眼珠的女子，參見莫迪里亞尼作品《戴帽子的女人》。莫迪里亞尼的作品值得人思考和感悟。選擇對方的眼睛爲自己的視線，這就是愛人的眼睛。

▲莫迪里亞尼作品《戴帽子的女人》 作者供圖

漫話英國桂冠詩人（之三）

英國早期的桂冠詩人

高秋福

文化經緯

在英國文學史上，阿爾弗雷德·丁尼生擔任桂冠詩人的時間最長，從一八五〇年冊封到一八九二年去世共四十二年。他的繼任人的遴選一時遇到很大困難。當時，最被看好的人選是詩人兼小說家魯德亞德·吉卜林。吉卜林出版有大量詩歌和小說，讚揚大英帝國的強盛和殖民主義制度的「美好」，被稱爲「帝國主義詩人」，受封桂冠詩人本是順理成章之舉。但是，還未等正式提名，他就表示對此不感興趣。他這種表示顯然不是出於政治原因。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不願意受任何約束」，希望「更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懷」。

除丁尼生之外，當時詩壇上名氣最大的詩人是斯溫朋和威廉·莫里斯。斯溫朋詩作甚多，詩藝純熟。但是，他宣導無神論，支持意大利獨立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被指責「離經叛道」。而且，他因病癱瘓，行動不便。這就使他很難獲得提名。莫里斯是以寫作《地上樂園》和《烏有鄉消息》而飲譽整個歐洲的詩人和社會主義先驅者。他的政治理想是實現沒有壓迫和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桂冠詩人」這一頭銜雖令許多人垂涎，但他卻毫無興趣。因此，一八九四年被提名後，他拒不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寧缺勿濫，暫時中止冊封。王室沒有接受這一建議，在延宕四年之後，把這一頭銜授予以律師爲業、缺少詩才的詩人阿爾弗雷德·奧斯丁。

繼奧斯丁之後，二十世紀的英國桂冠詩人有五位：羅伯特·布里奇斯、約翰·梅斯費爾德、塞西爾·戴—劉易斯、約翰·貝傑曼和特德·休斯。總體來看，這些人的成就和影響遠不及上個世紀的前輩，預示着桂冠詩人的作用和地位在發生微妙變化。

▲擔任英國桂冠詩人時間最長的丁尼生 作者供圖

▲備受爭議的桂冠詩人休斯 作者供圖

布里奇斯大半生過着與世無爭的隱居生活，作品不多，也很少爲人所知。一九一三年，他獲得桂冠詩人頭銜後，詩集《人的精神》和《美的確證》才開始行世。梅斯費爾德與其他桂冠詩人不同，並非出身牛津或劍橋，而是長期漂泊海上，完全靠自學成才。他的許多作品反映海上生活，一九一一年完成的長篇敘事詩《永恆的寬容》使他揚名詩壇。戴—劉易斯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左翼詩人」。他在創作中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嚮往共產主義的美好前程。他於一九三五年加入英國共產黨，三年後因思想消沉又退出。後來，他寫小說和散文，詩歌則偏重於抒情和哲理，失去當年的銳氣。他的繼任者貝傑曼，以在電台主持建築專題節目而聞名遐邇，詩名不大。貝傑曼去世後，詩人兼小說家菲利普·拉金被提名爲繼任者。但是，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或許是因爲年逾花甲、健康狀況欠佳，他謝絕受封，翌年病逝，被稱爲「未受封的桂冠詩人」。

正是因爲拉金未接受冊封，休斯才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得以繼任。休斯來自約克郡鄉野，喜歡將猛禽野獸入詩，以自然界的弱肉強食象徵人世間的殘酷。對他冊封桂冠詩人，英國輿論一時嘩然，認爲這樣一個桀驁不馴的漢子，不會成爲衆人期待的「安分守己的公衆人物」。一九九八年初，他出版詩集《生日書簡》，回顧三十多年前同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的一段悲劇性的婚姻生活。結婚之初，兩人極爲恩愛。不久，休斯另有新歡，普拉斯被迫離異，自殺身死。詩集的出版引發一片譴責休斯有違社會道德的聲浪。人們認爲，他扼殺一位才女又毫無歉意，簡直是「一個令人不齒的惡棍」。有人提出，他實質上是殺人犯，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休斯趕緊出面，豈料越辯解、掩飾越引起衆怒。他很快陷於精神崩潰，於一九九八年十月病逝。英國王室在歷代國王加冕的西敏寺爲他舉行了隆重的葬儀，欲藉此「撫慰休斯臨死都難以安生的靈魂」。社會輿論對他的指責並未從此消弭，並進而引發對設置桂冠詩人這一職位的質疑。

（三）

印象的反面——大澳漁村

獨孤樹

風物志

前公司裏有個香港同事，每每提起自己的老家，都漾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自豪：「我家是從大澳出來的，幾代人都生活在那裏，是最正宗的香港在地人。」當然，她說這話用的是地道的粵語，轉成普通話的書面表達，倒是少了幾分粵語九調曲折婉轉的優越感。

這已不是第一次聽聞「大澳」這個地名。最初聽說是在幾年前，某次無意中路過一個不起眼的自由藝術市場——香港有許多這樣「任性」的集市，創作者們來去自由，說不清它什麼時候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那裏面有手工製作者、畫家、書法家，隨意地擺着自由的小攤，隨性地販賣自己的作品。

這其中有位正在速寫的老伯引起我的注意，他的「攤位」上放了許多手繪的香港街景速寫，有藍白色的維港，黑白色的中環，彩色的油尖旺……老伯筆下的香港線條分明，沒有濃烈的色彩，卻跳動着鮮活的氣息。這其中有一張畫，明明是街市的速寫，卻令人感到安靜而泰然。這眞的是香港嗎？

老伯似乎看出我的困惑，笑着說，「來到香港，哪兒都可以不去，但是大澳，是你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我這才注意到這畫的右下角寫着「大澳街景，廖鴻鈞速寫，3-5-1996」。

我買了這幅畫，也一直記着他的話，終於尋了個機會，踏上了這聞名已久的老香港遺韻所在——大澳漁村。

從梅窩或東涌乘坐巴士，約莫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位於大嶼山西部的漁村大澳。過去，大澳的居民們要往返於大澳與大嶼山之間，必須通過人力拉繩橋渡河，這種渡河方法被稱爲「橫水渡」。而現在，這歷史悠久的「橫水渡」已被新建的吊橋——「橫水橋」取代。站在橫水橋上，一眼望去，大澳的村落被河道分隔，沿着河岸兩邊鱗次櫛比佇立着一排排錯落的水上棚屋。水道縱橫，居民們搖着舢舨船穿梭其中，極富水鄉風情。無怪乎大澳素來被冠以「東方威尼斯」之稱。而這，都要歸功於最早在大澳生活的香港水上原居民「蜑家人」（蜑，音dan），他們自古以船爲家，習慣生活在水上。由於這與衆不同的生活模式，大澳蜑家人沿岸建造了一排排獨特的水上棚屋，時至今日，有着超過二百七十多年歷史的棚屋成爲大澳最引以爲傲的象徵。

回顧歷史，大澳是離島上最早開發的主要漁港，百年來一直是香港的漁鹽業重地。大澳漁村的歷史自宋代已有文字記錄。至明代，葡萄牙人曾與明朝軍隊在大澳一戰，史稱「屯門海戰」。那時被稱爲「番鬼塘」（粵語，指西洋人）的葡萄牙人據點一直留存至今。明末清初，清廷爲對付明朝遺老鄭成功在台灣的明鄭王朝，而採取了「遷界令」（又稱「遷海令」），這一政策迫使沿海居民遷入內陸，大澳成了不願內遷者的暫居地，大量北方移民湧入，令大澳漁村有了大規模發展。大澳在漁業與鹽業的發展高峰期，市場遍及全港及內地，曾是香港昔日八大漁港中的佼佼者（另外七個分別是：香港仔、筲箕灣、長洲、青山灣、大埔、沙頭角及西貢）。

而今，大澳傳統漁業式微，漁民們單靠捕魚販魚不足以餬口維生，因此大澳的經濟產業漸漸轉向海產加工，各類鹹魚、蝦醬、魚肚、蠔油等海產品風味極佳，名揚中外。特別是鹹魚，據說大澳鹹魚製法生猛，用的是剛捕獲的新鮮活魚，將其整條垂直插入鹽堆中，過上個一兩天再拿出來曬乾，口感獨特。蝦醬炒通菜、鹹魚雞粒炒飯、酥炸黃花魚、「雞屎藤」、山水豆花、佛誕芫荽餅……名小吃用料實在，童叟無欺，能滿足不同人挑剔的味蕾。飯飽神虛時，坐在棚屋臨河的露台，喝口清茶眺望乘着日落回港的漁船，享受一種說不出的愜意與游哉。

來到大澳才發現她不僅僅是個漁村，還有着許多極具傳統文化特色的文物古蹟，除了關帝廟、楊侯古廟、天后廟等歷史建築群外，人文遺產如鹽田遺址、「番鬼塘」、香港少林寺等也散落其中。每年端午節盛大的「龍舟遊涌」祭祀活動更是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龍舟士們會在端午節前一天將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廟、關帝廟、洪聖廟的神像從廟中請出，端午節當天將神像置於「神艇」之上，經過「採青」、「喝龍」之後開始「遊神」，由龍舟拉着載神小艇巡遊大澳內外水道，沿岸居民香燭祭拜，祈求平安，之後再請諸神像各歸各位，返回廟宇。這樣隆重的端午祭祀，香港獨有，唯在大澳。

在漁村裏隨意走動，能體驗熱鬧的街市、美味的海產、別致的歷史風貌，亦會時不時看到伸着懶腰曬太陽的貓咪，以及屋簷下嘰喳雀躍的新燕。如果恰逢天朗氣清，可乘上小船，從水路縱覽「東方威尼斯」的別樣風情。大澳近海處是中華白海豚保育區，運氣好的話，甚至能看到粉紅色的海豚在水中你追我趕，一躍而起，在空中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

遺憾的是，二〇〇〇年一場大火摧毀了大澳村落裏的九十多間棚屋，這場大災難給漁村帶來了極大的損失，雖然有關部門多方努力試圖恢復大澳舊貌，然而時至今日仍有大量臨時住所和被損壞的棚屋。大澳也面臨着人口不斷減少的問題，人口由六十年代的三萬餘人降至現時約二千六百人，大量年輕人外流造成人口結構失衡乃至經濟衰退。坐在街邊納涼，漁船上忙碌、晾曬海產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紀的村民，除了來訪的遊客，鮮見青年的身影。不過，有許多遷居城裏的大澳人，比如那位香港同事，依然會時不時地回到大澳探望家人與鄰里鄉親。香港畫家黃志泉亦是土生土長的大澳人，在市區生活八年後最終搬回大澳，更自資出版了一本《大澳印——黃志泉速寫集》，集結了自己三十年來手繪大澳的心血，以此表達自己對大澳的熱愛。大澳人對大澳的感情，是一種融在骨血裏的一往情深。「這個地方如此寧靜，我是不會離開的。」老一輩的大澳原住民發出這樣的感慨，也便不足爲奇了。

香港以金融中心聞名世界，中環、灣仔、銅鑼灣，順着曲折的軒尼詩道，盡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西裝筆挺的人們穿梭在樓宇之間，快節奏的生活早已成爲香港的標籤。有多少人還記得，香江入口處的這座城，昔日只是一個炊煙裊裊，漁舟唱晚的小漁村。又有多少人知道，過去那種老香港的漁家生活，究竟是怎樣一副悠然自得的光景。所幸的是，在一些滄海遺珠般的角落裏，老香港的遺韻得以留存。大澳，正是這樣一個遺世獨立的昔日漁村。花上一天時間遊遊水道，逛逛街市，去海灘邊坐坐，目送漁夫出海，和正在曬鹹魚的阿嬤打個招呼，逗逗小憩的貓，映入眼底的香港不再只是一個忙碌的現代都市，她多了幾分閒適與從容，甚至染上了流年的滄桑。同悠長的北京老胡同、幽深的上海小弄堂一樣，散落在繁華背後的靜謐，都承載了一座城歷史的餘溫。

◀▼大澳漁村 網上圖片